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
第七十二回 暮年詩賦動江關

傻道人吩咐將各門洞開，並將大廳中之桌椅略事調整，率眾人坐定，並留了一個位置等待朱仁。痴仙子心有所疑，問傻道人：「師尊不是說唯有自毀神功能成人之死嗎？怎麼奇門也有同樣的功效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死門與自毀死法不同，一是外力，一屬自然。」

痴仙子問：「兩者有何不同？」

「自然尚有生機。」

「結果都是死，為何有區別？」

「自然生死係一循環，外力介入則循環中止。」

「那自殺呢？」

「亦係外力，絕非自然。」

「你是說人能長生，若不自毀，就非自然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痴仙子向朱仁說：「這樣說來，你將為人類造福了。」

朱仁說：「這原非我所願。」

痴仙子說：「卻是你的機緣。」

朱仁另有計較，自認賭賽已勝，便顧左右說：「那十一個人還在平台上，我們討論正事，最好把門關上。」

傻道人點頭說：「理應如此。」

朱仁先把大門關了，這才回到座位上。

傻道人對朱仁道：「君子一言，駟馬難追。」

朱仁神色自若，說：「這個當然。」

傻道人說：「適才錢師弟已通過這奇門陣法。」

朱仁說：「我見識到了。」

傻道人又說：「死門雖有一些波折，幸而雪山子道友趕來相助，現已大開。我們並未規定不許他人幫忙，是吧？」

朱仁說：「不過萬一有誰不服，仗恃武力，又當如何？」

傻道人笑說：「我等只講事理，不再動強。」

朱仁說：「言而有信！」

傻道人說：「那麼，這朱雀洞應歸原主。」

朱仁說：「一點也不錯。」

傻道人又說：「那麼，有請了。」

朱仁道：「有請什麼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我等有事相商，有請退出本洞。」

朱仁說：「本人才是洞主，道長等有勞出洞。」

傻道人詫道：「難道你要食言？」

朱仁說：「明明是道長食言。」

傻道人道：「我等有言在先，究竟是何人食言？」

朱仁說：「道長說，奇門遁甲自有神機妙算，只要那人在今日之內，能將朱雀洞內的八門洞開，就足證應為本洞之主人。沒有錯吧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正是。」

朱仁說：「道長說要八門洞開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正是。」

朱仁說：「少一門不可？」

傻道人笑道：「少一門不可。」

雪山子立刻打斷說：「道長小心，其中有詐！」

傻道人說：「的確如此，貧道已應允在先。」

朱仁笑說：「駟馬難追？」

傻道人說：「修道人一言九鼎！」

朱仁說：「那本洞應該歸我所有！」

傻道人說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朱仁說：「道長請數數！已開者只有七道門！」

傻道人一一數去，原來生門就是大門，而此刻大門已閉。也就是說，八門之中，尚有生門未開，只開了七個門！

這下眾人都傻了眼，大家面面相覷，作聲不得。

朱仁先發制人，哈哈狂笑，道：「道長如要反悔，食言自肥，用神通強開此門，可要貽笑大方，令天下人不恥了！」

傻道人慨然說：「閣下能以智勝，足證高我等一籌，本洞為君所有，也不辜負前賢古仙一番經營的苦心。」

朱仁傲然說：「君子動口，小人動手，僅以智取，不求力勝！」

這下可惱了衣紅，她一直冷眼旁觀，看朱仁有恃無恐之狀，早知他使詐。她接口說：「朱仁，小妮子我是淑女，要打架找別人去！自從應約來此拜山，除了領受了你那血光之毒，也未見你稍盡主人之誼。」

朱仁笑道：「小妮子！只要妳還把我當作主人，也就夠了！」

衣紅一邊思索，一邊應付：「格局太小！」

「人生不過謀個三餐，再有個棲身之所，足矣！」

「有志氣！可是你老巢已洩，難道打算在洞中修煉自埋神功？」

「在諸位不世高手環伺之下，倘能保全基業，自埋自毀又何妨？」

「那倒未必！」

「前已有言在先，難道小妮子淑女非君子？」

「淑女當然非君子，但是以守信而言，淑女猶勝君子！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信字是指人言。」

「誠然！誠然！」

「首先，淑女自認是人，君子你呢？」

「君子我雖金髮碧眼，也自認是人。」

「好極了，人言為信！」

「人言為信！」

「道長約定，係今日之內，沒錯吧？」

朱仁一聽，果然還有漏洞，但是他不動聲，微笑著說：「方才道長已經表明，不再動用強力，如果再開此門，只要未經過本人同意，就是強求！」

傻道人也大方地說：「言之有理，不過耗到今日亥時之末，也無此必要。」

衣紅說：「再等一個小時，淑女自有妙算。」

朱仁便說：「好吧，且以一小時為限，誰都不能反悔！」

朱仁仔細觀察衣紅，她臉上一無表情，祇是手指飛動不止。前次交手已經領教過，這小妮子意志堅強，沒有討到絲毫便宜。自己的落水相法只學到觀察臉上的法令線，還不明白手指抖動代表什麼狀況。

其他人也是各有所思，傻道人和痴仙子已知結局，但不知過程，二人安坐釣魚台，不動聲色。錢昆也知衣紅了得，正好乘機見識見識。那空虛四兄弟在沒有指令的情況下，從來像機器仙一樣，穩坐如山。

木中人完全不關心當前狀況，他所想的是如何改邪歸正，從今以後，做人學習，不能再蹈前轍。他眼巴巴的望著錢昆，盤算著如何啟齒，希望他破格收留。而且還要有若夢相伴，否則他也不能安心。

若夢又是另一種心態，今後前途茫茫，人已復體了，回到仙域已無可能。合靈後的杏姑和若夢之間，有合有分，各有不同的認知背景。以生理感知及資料記憶來說，是杏姑為主體，但在認知及判斷上，則以若夢的影響優先。所以碧水山苑的兩位姐姐，和小週天裡的遭遇混為一體，大半時間，她還在那裡整理調和。

至於文祥等四人，除了法蒂瑪對衣紅充滿信心外，其餘三個正在與杏娃、衣紅用指語及耳語溝通，協商對策。

表面看來，衣紅是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訕，但是她小腦飛轉，已經有了幾個方案。只是和文祥等人諮商後，並沒有必勝的把握。

此時，她只是順水推舟，接口說：「那要說話算話！」

朱仁笑道：「小妮子！妳要使拖字訣，那就更不利了，一小時快要過去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我讓時間停止，像對付法蘭德司一樣呢？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

「你已經承認了，一小時還沒過去，賭賽沒有終止！」

「承認不承認有什麼重要？除非你們動手，這門我是死也不會開的！」

「如果門自己開了呢？」

「不可能，除了使神通，這門是不會自己開的！」

「萬一你承認它開了呢？或者你叫我們開呢？」

「小妮子！我朱仁會那麼傻嗎？」

衣紅靈光一現：「可是生門是你後來才關的！」

「不錯！那又怎樣？」

「剛才道長說過，你也同意了，是要錢昆打開八門。在你未關之前，確實是八門洞開的，你使詐！」

小妮子果然厲害！但是朱仁記得傻道人並未堅持，於是放心地說：「適才道長明言：本人能以智勝，他已經承認失敗了。」

「說你能以智勝，不代表承認失敗！如果我小妮子也以智勝你君子，又當何如？」

「如妳以智勝，我朱仁甘拜下風！」

「甘拜下風，是不是等於承認失敗？」

「這還用問嗎？」

「對付你，少一句都不行。」

「好的，如妳能以智勝，我就承認失敗。」

「承認失敗就要交出洞府？」

「不僅交還洞府，而且剛殺由妳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要以智勝，就要先言明鬥智的規則！」

「這個當然。」

「首先，我們動口不動粗！動粗算輸！」衣紅的手指一直在動，當然不能作繭自縛，所以她不說動口不動手。

「欣然同意。」

「規則二，有問必答，出言不能反悔！」

「欣然同意。」

「最重要的是，你說了『開』就輸！」

朱仁笑笑：「放心，我寧死不說。」

「出言不能反悔，所以說千萬小心。」

「君子戒慎恐懼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！」

「你總認識漢字吧？」

「我雖非炎黃後裔，卻久仰中華文化的風骨！」

「我在牆上寫幾個字，看你認不認識，總可以吧？」

「別搞這種陷阱！有很多字認識我，我卻不認識它。」

「如果你認識，總不會騙我說不認識吧？」

「那又何必？」

「說話算話呀！」

「這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當然有，比如說，我寫『門開了』三個字，你一說出來，不等於承認了嗎？」

朱仁不得不佩服衣紅的機智，到底小妮子經驗不足，一不小心自己就漏了底。朱仁笑得很開心：「小妮子！妳寫吧！我不說了！」

「不說了，那不是騙我嗎？」

「沒有馬，怎麼騙？」

「所以，我們再加一個規則，不開口就算輸！」

「妳規則已定，不再接受！」

「出言無悔！我沒有說有多少規則呀！」

「我不接受！」

「你怎能不接受？」

「小姑娘，妳時間不多了。」

衣紅用手一指，緊閉的大門上浮現了一個「才」字。衣紅說：「這個字總認識吧？當我說這個『才』字以後……」

朱仁大笑：「錯了！這不是才，是閉門的『閉』字！你欺負我不懂黃絹幼婦嗎？」

一轉眼門上又出現一個『开』字，衣紅說：「這個字呢？」

朱仁情知上當，閉口不言。

「你違反了第三個規則，你輸了！君子其如何？」

「沒有第三個規則！」

朱仁咬緊牙關，來個死不認帳。

這招源自古棋譜，名為「橫兵直車馬後炮」，是杏娃提供的。由衣紅先定義規則，等於用小兵把朱仁穩住，再佯出車，讓他注意到「開門」的陷阱。再把炮口駕好，逼他非開口不可，最後是引君入甕，躍馬將軍。

朱仁如果不答「開」字，那是違反了「有問必答」的規則。但若故作不識，則有違君子協定！張口回答，就等於是承認門開了。

衣紅說：「你輸了！」

朱仁仍舊堅持：「這不算！」

杏娃在衣紅耳中說：「先告訴他，我任命他做金星王！反正我懶得管！」

衣紅用指語回答：「妳是說我出炮太早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是，我是勸妳先轉個彎。」

衣紅說：「為什麼不直搗黃龍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是人性，我剛做完這一題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妳要提醒我，否則我也會迷了路。」

杏娃說：「待會文祥出場後就該妳了！」

於是，衣紅說：「朱仁，當局授權我宣佈，地球讓她玩！封你為金星之神，怎麼樣？沒有虧待你吧！」

朱仁聚精匯神，咬緊牙關，不說「開」字：「為什麼地球沒有我立足之地？」

衣紅說：「用無機物你鬥不過當局，承認吧？」

「承認，但人間不是純然機器的。」

「鬥神通法力，你不如道長。」

「神仙有什麼用？不夠科學！」

「比智力你更差得遠！」

「那不算數！」

「鬥狠當然要數你第一。」

「說得不差！」

「鬥狠是目的還是手段？」

「當然是手段。」

「用手段的結果，竟是自毀？」

「錯！我只是不該偷師父的神典，是當局逼著我練出來的！」

「當局怎麼個逼法？」

「老實說，是金星的典獄官逼的。」

「對了，緣起緣落，金星是自毀之星，你修習自毀神功，不是適得其所嗎？」

「不必妳施捨，金星已在我的掌握之中。」

「原先是非法的，現在名正言順了。」

「我不稀罕！」

「何必逆勢而行呢？這次你元氣大傷，總要找個地方修煉吧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起碼要很安靜吧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既要安靜，應以偏僻為上。」

「這裡就很偏僻。」

「本洞已經曝光，不久觀光客就上門了，不是靜修之地。」

「我不容別人來此。」

「要是我們不走呢？」

「諒你們不會。」

「敬酒不吃，你猜我們會如何？」

朱仁專心致在防「開」，好在沒有破綻。他腦中一閃，衣紅之言倒也合情合理。能明正言順地留在金星，也不算太輸，只是一時之間拉不下臉來。

衣紅知道差不多了，她又說：「優勝劣敗，弱肉強食是你的金科玉律……」

朱仁打斷說：「那是我師父說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老實說，當局待你還不夠公道嗎？」

朱仁無言以對。

傻道人便說：「現在本洞完璧歸趙，請主人接收吧！」

朱仁大呼：「要談主人，主人就是我！」

文祥插口說：「憑什麼？」

朱仁說：「本洞是我先發現的！」

文祥問：「還有嗎？」

朱仁理直氣壯：「我是奇門遁甲的傳人！」

衣紅輕蔑地一笑，馬兒牽出來了：「是嗎？」

朱仁不服：「至少，我最夠資格！」

衣紅準備將軍了：「那要用事實證明才行！比如說，起碼你要能說出奇門遁甲這八個門的名稱！」

朱仁哈哈大笑：「這都說不出來，還能談奇門遁甲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別吹！如果說不出，就不夠格做本洞的主人！」

朱仁不屑地說：「當然！但如果我說出來呢？」

衣紅立即一指八門之一「開」門，說：「好！你說！」這才是馬後炮。

朱仁一見，頭上發麻，一前一後這兩道關口，可把他難倒了。一時之間，朱仁呆楞就地，腦中千迴百轉，作聲不得。

「聰明人何以如此愚笨？」衣紅淡淡地說。

「我上當了！」朱仁懊惱不已。

傻道長便說：「想想看吧！你和雪山子，誰發現在先？」

「和他比，那是他先。」

「你和雪山子，學習奇門遁甲誰比較勤快？」

朱仁不得不承認：「他。」

傻道人說：「是了，雪山子才是本洞的真命主人，你還有何不服？」

衣紅又加一句：「成者為王嘛！」

朱仁心有未甘，說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西方人相信上帝與魔鬼吧？」

朱仁說：「佛道我也相信。」

「你總知道，上帝之外，唯魔鬼力量最大，是吧？」

「有時魔鬼力量大過上帝。」

「白天屬於上帝，夜晚應該屬於魔鬼吧？」

「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「假如把當局比做上帝，將你比做魔鬼，不丟臉吧？」

「勉強。」

「那把地球比做白天，金星視為黑夜，怎樣？」

「有點像。」

「你只要辦辦出入境手續，隨時可以回來拜訪親戚朋友。」

「親戚？」

「是的，我知道他們住在哪裡。」

「他們還在？」

「不僅在，而且活得很好，天天做夢想你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不僅如此，當局同意，你訪問家鄉時，將以國賓之禮接待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再想想吧！你是一球之君，人類再生的希望！」

朱仁衡量一下，已經落了下風，還能跟上帝、當局、球君相比擬，既是人類再生的希望，又能衣錦還鄉，光宗耀祖，面子完全撈回來了。

朱仁正要下台，見衣紅朝他微笑，心中一驚，說：「小妮子！妳也會意識神功？」

衣紅笑著說：「哎呀！這裡都是高人，誰不知道你心裡想什麼，我們只是小試一下語言神功而已。」

朱仁詫問：「妳們？」

衣紅把手一抬，亮出微機：「不是嗎？」